

越

洋

情

书

西蒙娜·德·波伏娃 / 著
楼小燕 高凌瀚 / 译



Wm. L. Lincol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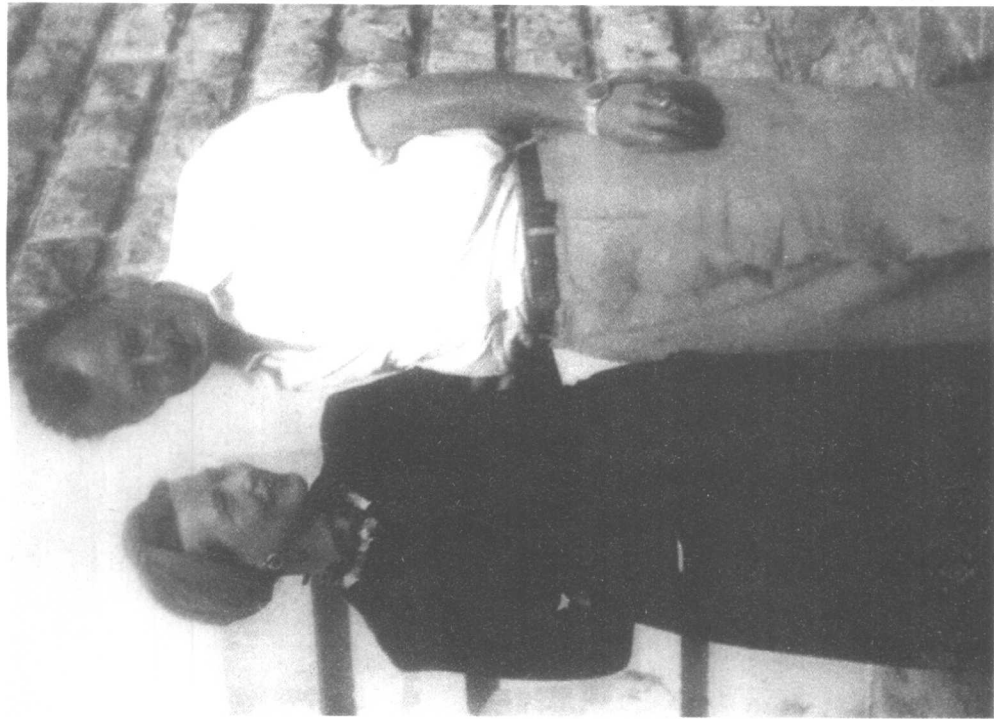
NEW YORK 13 N.Y.

... I know, my own true love -
dread kind, but I cannot go to explain
having written to you - it was so hard to
keep on him after feeling that you were the
brave, it is so better to drink that I can
managed to stay much longer if I had a
could tell and I was I tried to speak to
the only kind of love I ever dream of, the
found the reason long in the time and a
during the whole I had flight I spoke to you
you, but for me, but in
you, can
I'm the
Thomas
a few
certainly
wants, at
your health, my
... account

(上)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47 - 1948



1947年9月，西蒙娜与奥尔格伦在美国芝加哥。



1950年，西蒙娜与奥尔格伦在一起。

越洋情书

西蒙娜·德·波伏娃 / 著
楼小燕 高凌瀚 / 译



99103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洋情书 / (法) 波伏娃著; 楼小燕, 高凌瀚译.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4

ISBN 7-5068-0701-7

I. 越… II. ①波… ②楼… ③高… III. 书信 - 作品集 - 法国 - 现代 IV.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208 号

责任编辑 / 陈俊珩

责任校对 / 李宝德

责任印制 / 王大军 刘颖丽

封面设计 / 北京夸菲特艺术设计事务所

内文设计 / 晓 晨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楼 (邮编: 100073)

电 话 / (010) 63454853 (编辑部) (010) 63454858 (发行部)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版权代理 /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

登记证号 / 图字 01-1999-0809 号

印 刷 /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印刷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22.875 印张 573 千字

版 次 /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6.00 元 (全二册)

原编者序

西蒙娜·德·波伏娃给纳尔逊·奥尔格伦的信用英文写成，在一次公开拍卖中为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大学所获得；奥尔格伦的信则由西蒙娜·德·波伏娃保存。我曾经编了一个来往信件版本，但由于下面将说明的原因不得不放弃了，结果读者们只能看到西蒙娜·德·波伏娃从1947年到1964年写给奥尔格伦的304封信。奥尔格伦的美国代理人在经过长期的沉默后（一年以上），断然拒绝了我们反复提出的要求，不提出任何理由，不作任何解释。面对这种专横的态度，只能屈从。很可惜，特别是对奥尔格伦更可惜。如果发表他的信，对他有莫大的帮助，因为作为作家，他在17年的生活中所进行的无与伦比的亲密信件交换中，透露出他更为接近真实的、热烈的、难以想象的一面，也许更符合他的实际，比他的小说或一般传记能更好地反映出他性格中的暧昧之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信件本身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可以认为这个版本是完整的，虽然有一些必要的删节，去除了作者在写信时的疏忽或是为了担心邮政局工作的不足所作的重复。为了防止独白可能引起的片面理解，我加上了必要的说明（奥尔格伦的反应、日常生活的情况或突出的事件），以帮助理解和保持阅读的连续性。

在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生中保持了大量的通信关系，而“越洋情书”则是其中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和她通信较多的人当中，几乎都是与她的情况相同，在成为亲密朋友之前已经非常接

近的人，因为都来自同一个世界。在写信中，他们表现的是同一体系中的区别。而我们面临的却不是和另一个人，如萨特进行的通信，而是同一个异类的通信。这方面的事实还不能说明一切。我们立即想到的是国籍的区别，使得通信的双方有着当然的“外国人”的地位，想到典型的美国人和法国女人的关系。但不仅仅如此，也不仅是截然的不同的形象使他们分开，使他们分开的，也正是使他们相互吸引的。

1947年间，这个野蛮人、这个外星人的突然闯入，迫使西蒙娜·德·波伏娃进行修正，进行澄清，重新认识她和周围的人的“共同世界”里理所当然的一切：不言而喻的、事先假定的、既得的、现实的一切。对于她周围的人，她怎么会把他们当作从月亮上来的人，想起介绍科克多、纪德或科莱特？她怎么会对他们从头开始，介绍自己的生平、自己的过去、自己在巴黎的生活？不可想象，纯粹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和她共享这个共同的基础，因为他们和她分享她作为女人和作家的全部生活。对他们，没有必要叙述纳粹进入拉普埃兹，贾柯梅蒂、萨特的话剧彩排前的紧张，解放时的狂欢，她的文学喜好和反感，加缪、凯斯特勒、杜兰，她对步行的热爱，她对空虚的家庭的恐惧，“存在主义”地窖酒吧，皮埃尔·布拉塞，民主共和联盟。而对芝加哥的纳尔逊·奥尔格伦这个天外来客，必须什么都告诉、解释，需要让他开窍。没有作为依据的不言而喻，没有相同的前提，没有默认，没有默契。他们走过若干光年的遥远路程相互接近。啊，当然不应当缩小使他们接近的一切。特别是他们俩人都是作家的共性造就了他们的友谊和求实的、有力的、活生生的联系。正如他们两人都不能不工作。他们的不同也因此变得更加强烈；他们的意识、经历，作为作家的期望，有哪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面对的是不解之谜，企图以纯粹的事实来解释（文化的多样性等）显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当一切都不顺利，当世俗性被排除之后，所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关系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相爱，却并不相互了解。迷药已经喝下，然后他们相互审视：谁在我面前？何等神奇，何等刺激，何等刻骨铭心！毫无疑问，西蒙娜·德·波伏娃开始给奥尔格伦写信的时候，吸引她的就是他置于他们中间的那种新鲜的距离感，使她不得不从头开始，走进了一块处女地。绝对的重新开始，冒险，没有安全网的保护。那个时候，从巴黎到纽约越过大西洋的飞行就是冒险。他们的爱情因为有了飞机才存在，也因为飞机而死亡。飞机和爱情一样，爱情的飞机克服了距离的阻隔，也肯定了距离的阻隔。他们的故事从头到尾响彻着越洋飞行的彗星式飞机四个发动机的轰鸣声，那个时代的冒险还是激动人心的，充满危险的。对飞机坠毁死亡的恐惧和对爱情的担心几乎难分难解。

主动终止走过的漫长道路的是奥尔格伦。是他决定在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他之间恢复那不可逾越的鸿沟；最初，在1950年，没有抛弃她，然后到1964年最终决裂。是什么原因？请读者去分析、猜测、估计。原因：理智的解释大概是超出了任何理智，在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根本选择和他们的主观性的不可调和，用什么词句表达是无关紧要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注定得到幸福”，奥尔格伦是失败感的牺牲品。在他身上有不可爱的一面，“戴胡佛式浆洗假领的人”，死板的、伤痕累累的、怨气冲天的鬼魂终于代替了生动的、快乐的、热情的“好小伙”、“当地青年”。结局可怕而可怜，是一个悲剧。

1965年出版了《物之力》的美国翻译版。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中的几页写了她对同奥尔格伦关系的思考，这种关系的意义和性质带来的痛苦的两难选择。“我希望与你有关的段落不使你不高兴，因为那是用我全部感情写的”。而奥尔格伦的反应强烈，一再发表充满怨恨的公开讲话，然后是沉默，直到1981年

逝世。他死亡的情景超过了一个小说家能想象出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情况：是一个孤独者的孤独的死，他在家里猝然死去，没有人关心把他埋葬。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无人要奥尔格伦的尸体！”看到对他那么冷漠的情状，西蒙娜·德·波伏娃有点惊讶地得知奥尔格伦竟然没有毁掉她的书信。有人打算出版，征询意见，她的考虑是可以，但必须由她亲自监督出版和翻译。在出书前，她禁止对她的书信的任何使用、任何引用。我现在所做的正是她的未竟之业。除了书信本身的价值之外，我考虑的是不可能通过遥控来使人尊重西蒙娜·德·波伏娃公开表示的意愿。从她生前开始，肆无忌惮地盗用随意安放在档案中的她的手稿的情况到1986年以后更加恶化了。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自称得到许可的传记作者、记者、研究人员、大学教师、涉猎未发表作品者，不断野蛮地使用原信，进行盗用。每个人都以他人盗用的材料为基础。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人想叫她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不习惯者，她的手迹辨认起来相当困难，有的人故意不理解，有的人难免理解错误（缺少奥尔格伦书信作为前后文）。无论是出于无能、无经验或恶意，后果常常惊人。如果能把“blond”翻译成“亲爱的”，对于更难的词语和句子会如何处理呢？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真实的版本，正确地读信件，译文要准确，而且要尽量能体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口语风格、用词造句、节奏，甚至她的癖好。奥尔格伦的书信由于在我手中，当然没有遭受到类似的虐待。阅读、翻译这些信虽然不能直接为读者服务，但是对我来说是宝贵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信，即使以绝对的善意去读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信，也会发生难以名状的歪曲。此外，由于奥尔格伦总在他的信上标日期，使得我得以纠正美国手稿因为有人搞乱而引起的次序方面的重大错误。

茜尔薇娅·勒蓬·德·波伏娃

1947 年

♥ 信一

星期六傍晚 1947年2月23日
在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上

亲爱的纳尔逊·奥尔格伦：

我试着用英文写，因此请原谅我的语法。假若我用词不当，请尽量理解。我的字又是写得那么糟，可我是在火车上写的。

离开你后，我去了旅馆，我有一篇文章要写完，完成得不太好，那又有什么关系！随后我和那些法国男士共进晚餐。我讨厌他们，他们太令人讨厌了，因为他们没能让我和你一起吃晚饭。和你通过电话后，我上了火车，躺在卧铺上开始阅读你的书^①直到入睡。今天，我坐在窗旁，一面眺望风景，一面继续读着你的书，这是很宁静的一天。睡前我必须告诉你，我真是十分喜欢这本书，我想我也非常喜欢你。尽管我们没有说多少话，我想你也有同感吧。我不想再说“谢谢”了，因为意思不大；可你必须知道，和你在一起我很愉快，我不愿和你说再见，但也可能今生不能再同你见面了。我盼望4月再回到芝加哥，那时我会对你讲我自己，你也说说你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自问，如果说昨天我们告别时心情不好，那下次共同度过五六天，已成为好朋友后再次告别，岂不是更难过吗？我不知道。

无论是再见或永别，我不会忘记在芝加哥的这两天，我是想

① 奥尔格伦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霓虹灯下的荒原》。

说我不会忘记你。

西·德·波伏娃

♥ 信二

1947年3月12日 纽约

亲爱的朋友：

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看到了你的来信和书籍。我曾经向帕尔默旅馆的所有柜台打听，寻找这些书，没有找到。我很难过，不仅是因为我想读这些书，而是因为这是你送我的礼物，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现在，我很高兴收到了这些书和你的来信。

我现在尚无法知道4月能否去芝加哥。我在纽约周围要做好几次讲学。不管怎样，我相当肯定明年我会回到美国。我在洛杉矶的朋友们正在向一位制片人兜售我最新写的一本小说^①。为此我感到满意。我可以有较长的时间留在美国。我将设法在芝加哥呆些时候。你真是准备来巴黎吗？我很想陪你看看巴黎。首先我希望得到你的书，我是指你的小说^②。请给我找一本。

我在加利福尼亚过得很好。我去了旧金山，看到了美丽的风

① 《人人皆凡人》(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 1946年出版。

② 《早晨从未到来》(Never come morning) 1942年后此书已找不到。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写的序言。

景，遇见了一些有意思的人。我也见到了我最要好的女友^①。她离开巴黎嫁给了一位美国人后，我已有一年没见到她了。我还有一点时间读书，看了托马斯·沃尔夫的《你不能再回家》^②。我喜欢这本书。但我没有忘记芝加哥的博沃里街^③，小波兰酒吧，寒冷的风，我永远不会忘记。

再见，我很高兴遇到了你，我相信我们会再见面的，今年或明年。

西·德·波伏娃

♥ 信三

1947年4月24日 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

亲爱的朋友：

在附近的一些学院和大学讲学结束，我又回到了纽约。我在纽约还要呆两周，将于5月10日乘飞机离开美国。我不愿意在没有再见到你的情况下离去，然而我去芝加哥实在有困难。我还有许多文债要还，还要和一些人进行探讨，在纽约有两次讲座。你能在4月27日至5月10日之间来吗？我们可以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聊聊。如有可能，我可以在你建议的任何时间和你通电话，共同商量具体日期。如你不能来，我设法去

① 娜达丽·索罗金 (Nathalie Sorokine)。参见《正当年》(La Force de l'Age)。

② 1940年版。

③ 博沃里街上多酒鬼、流浪汉、贫苦的人们。

看你两天，请答复我。还有，请帮我找到你的小说。我昨天在别人那里看到一本，里面有一张照得极坏的照片，一点也不像你。我当时真想把书偷来，但这不可能。

再见，再见到你我会高兴。

西·德·波伏娃

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到纽约后和奥尔格伦通了电话。犹疑一阵后，同时也由于有关萨特的一些情况使波伏娃延长在美的逗留，她决定去芝加哥和奥尔格伦会面。他们在一起度过了3天。最终她说服了奥尔格伦一起回纽约，直到德·波伏娃17日返回巴黎。

——编者

♥ 信四

1947年5月17日 纽芬兰
K·L·M 荷兰航空公司飞机上

我可爱的、亲爱的“本地青年”^①：

你又再次让我流泪，但这是甜蜜的泪水，来自你的一切都是甜蜜的。我刚上飞机不久，打开了你的书，又想看到你的手迹，我翻开第一页正在遗憾没有请你写点什么时，突然你为我写的、充满柔情爱意的秀丽字句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头靠在窗边，我哭

^① 奥尔格伦生于1909年，比波伏娃小一岁。

了，在蔚蓝的海洋上空哭泣。流泪是甜蜜的，因为这是爱：你的爱、我的爱、我们的爱。我爱你。出租汽车司机问我：“他是你丈夫吗？”“不是的，”我回答。“啊！一位朋友？”他以同情的口吻又说：“他看来非常伤心。”我禁不住说：“我们要分开很难过，巴黎是那么远。”接着他对巴黎赞美了一番。你没有和我一起到机场，我觉得这样好。在麦迪逊大街和拉·加迪亚（La Guardia）机场有不少熟人。法国口音、法国脸孔，最坏的法国口音和脸孔，真是令人讨厌。我感到昏沉沉的，哭不出来，就是脑袋昏昏的。飞机起飞了，我喜欢乘飞机。我想，当你情绪激动时，这是唯一与心灵相应的旅行方式。飞机、爱情、天空、忧伤与希望，都是一回事。我想到了你，仔细地回顾了一切。我读你的书，与上一本相比，我更喜欢这一本。飞机上提供了威士忌和美味的午餐：奶油鸡块，巧克力冰淇淋。我想你会非常喜欢这些景色的——云层、海洋、海岸线、森林、村庄……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地面。你会微笑，你那热情天真的微笑。我们飞越纽芬兰上空时已是黄昏，纽约才下午3时。纽岛很美，黑压压的松林，凄凉的湖泊，零星的积雪，你也会喜欢的。我们降落了，要停留两个小时。你现在在哪里？也许也在飞机上。当你找到我们的小家时，我会在那里，躲藏在床底下，无处不在。从现在起，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在芝加哥凄凉的街道上，在高架车下面，在寂静的房间里，我将和你在一起，亲爱的，就像一个充满爱意的妻子和她所爱的丈夫在一起那样。因为这不是一场梦，我们永远不需要醒来。这是一个美妙、真实的故事，这仅仅是开头。我感到你和我在一起，我到哪里你也会到哪里，不仅仅是你的眼神，而是你的全部。我爱你。没有再多要说的。你把我抱在怀中，我搂着你，我吻着你，像我已吻你那样。

你的西蒙娜

♥ 信五

星期日 1947年5月18日

我的宝贝，亲爱的芝加哥男人：

我在巴黎想你，想念你。整个旅途好极了。我们往东飞行，所以几乎没有夜晚。在纽芬兰，太阳开始落山，然而5小时后飞越香农岛时太阳在美丽绿色的爱尔兰上空又冉冉升起。一切都是那么美丽。我思绪万千，不能入睡。今晨10时（你的当地时间6时）我已在巴黎市中心。我曾希望巴黎的魅力能帮我忘去悲伤，但没有。首先，巴黎今天并不美。天空布满乌云，显得阴暗；今天是星期天，街上冷冷清清；一切显得沉闷、黑暗和阴郁。也许是我的心在巴黎已经死去。我的心仍在纽约，在百老汇我们告别的路边；在芝加哥我那温暖的家，在那温暖的紧靠你亲爱的心心的地方。我想过两三天后会不太一样，我又必须重新关注法国的知识界和政治生活，我的工作和朋友们。但是今天我对这些丝毫没有兴趣。我感到懒散和疲劳，我只想沉浸在回忆中。亲爱的，不知为什么，我等了那么久才对你说我爱你。我只是想对此确信无疑而不是随便说空话。现在看来，从一开始爱情已产生。不管怎么说，爱已在此，这确实是爱，我的心思念你。我是多么的痛苦，为此我又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你也难过。能共同感受同一痛苦又是多么甜蜜。和你在一起的欢乐来自爱情，现在呢，痛苦也是爱。我们必须体验爱的各种感受。我们将享受再次见面的快乐，我要它，需要它并一定会得到它。请等我，我会等你的。我心中爱你胜于言词，也许比你知道的更深。我会常给你

写信，请你也常来信。我将永远是你的妻子。

你的西蒙娜

又及：你的书我读完了，非常喜欢，我一定要找人把它译出来。吻你，再次多多地吻你。当你吻我时是那么的甜蜜。我爱你。

♥ 信六

星期三 1947年5月21日

我亲爱的丈夫：

巴黎是那么凄凉和令人不愉快，今天下午我离开了巴黎，没走太远，大概20英里^①，但感觉很远。这里是乡村，鸟在唱歌，平地和树林绿油油的。这里说不上是个村子，树林中有几间零星小屋。我准备在一个可爱的蓝黄颜色的小客栈住两个星期。现在大约下午7点，太阳正慢慢落山。我坐在旅馆前的小花园里，周围景色很好，阵阵暖风吹来。我在这里感到很愉快，和你很近。我需要休息、睡眠和安静；我想重新开始工作，看书，消遣，思考和回忆。这些天我见到了一些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冷漠，至少相当冷淡。恐怕是你把我惯坏了，你是多么热情、慷慨、多情。也许我自己也表现冷淡和冷漠；一切似乎都是一场乏味的梦，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不过昨天傍晚，我坐在圣日尔曼大道旁一家咖啡馆露天座上时我的心融化了。茂盛的树木、傍晚的灯火是如此美丽。我觉得真应该陪你看巴黎的街

① 在切维洛斯的圣朗贝尔。

道，我感到巴黎在等待你，我又开始爱它了，和你一起并为你爱巴黎。

我把你的书给了伽里玛出版社，他们将在两周内读完并答复我是否准备出版。如果他们不出版，我另找出版商。无论如何，我们将在《现代》杂志上刊登一段。我急切地等待你的来信。也许两三天后能转到这里来。你一定要常给我来信，亲爱的朋友和恋人，我最亲爱的丈夫。我们不应感到彼此分离。相反，在九、十个月后再相会时，我们应比分手时更接近、更亲密。尽管大西洋和广阔的平原把我们分开，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应试图生活在一起。你无法阅读法文书，我深感遗憾，你为何不试试学习法文呢？这样，你能更好地了解我和我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我的书还有点用处，我可以寄给你。

我正在阅读卡夫卡的《日记》。他的书我都读过，非常喜欢，你呢？

我知道你不喜欢乡村，然而，我仍希望你在这里，在这蓝黄色的客栈的小花园里。我能看到你坐在我身边，向我微笑。我是多么爱你的微笑！两个星期前，你会想到在一个法国小花园里那么可爱地微笑，在一颗爱你的法国人的心中体会你的微笑吗？你就在这儿，亲爱的，向我微笑，爱着我。一只杜鹃鸟在近处歌唱。我也在法国的小花园里，在芝加哥向你微笑并爱着你；我在我的芝加哥的家中，犹如你和我一起 in 法国。我们并未分开，永远不会分开。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你的西蒙娜

♥ 信七

星期五 1947年5月23日

亲爱的：

在这小房间里给你写信真好。现在是下午5时，太阳在小村庄和绿油油的丘陵上空闪耀柔光。窗户开着，桌子靠在窗旁，所以说我在自己的房中，却又置身在整个景色中。这是一幅非常古老的法国景色。离此一英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罗亚尔德尚港修道院。帕斯卡尔很久以前在那里住过；拉辛曾在那里受教育，附近是一条他曾走过的小道，他边走边听鸟儿歌唱。他甚至写了一首诗，相当差劲的一首诗，刻在路旁的方石块上。在花园里给你写了上一封信后，我度过了非常安静的两天。我10点就上床了，因为没有一位好男人不让我入睡，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今天我烦了，不想老睡，但我是极需要睡眠的。中午吃了可口新鲜的午餐，喝了法国红葡萄酒，饭后散了一会儿步，回到房中看书或写点什么。8点吃晚饭，饭后睡觉。你知道我是很少这样生活的，但是我需要这样。我读了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我很高兴读一本美国书，可是这本书并不好。我又继续读卡夫卡。我非常希望你能阅读你能找到的所有法国当代文学：如加缪的《陌生人》、萨特的《群蝇》和《密室》，都已被译成英文。还有萨特和我在《同人杂志》和其他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我相信玛丽·戈尔茨坦将会很乐意帮你找到这些书。亲爱的丈夫，你一定要从我的法国生活中了解一些东西，就像我努力和你一起过芝加哥生活，你能这样做吗？